

渴筆下的春天

劉芳如

楊善深寫生冊賞析

民國一〇三年一月廿七日至七月廿五日於一〇五、一〇七室推出的「近代書畫名品展」中，陳列了一套楊善深「寫生冊」，全冊共十幅，分為前後兩期，各展出五幅。畫家主要是透過「渴筆」與「水墨」的形式，來圖寫自然山川風物，部分則輔以淺色淡染，同時詳細考據各個景點的歷史脈絡，筆致、布局俱十分獨特。此冊入藏時原稱「四川寫生冊」，但因其中第六幅描繪的是昆明白茶花，故更名為「寫生冊」，應更相宜。本文特別針對此冊，逐幅述介，以為觀眾賞覽之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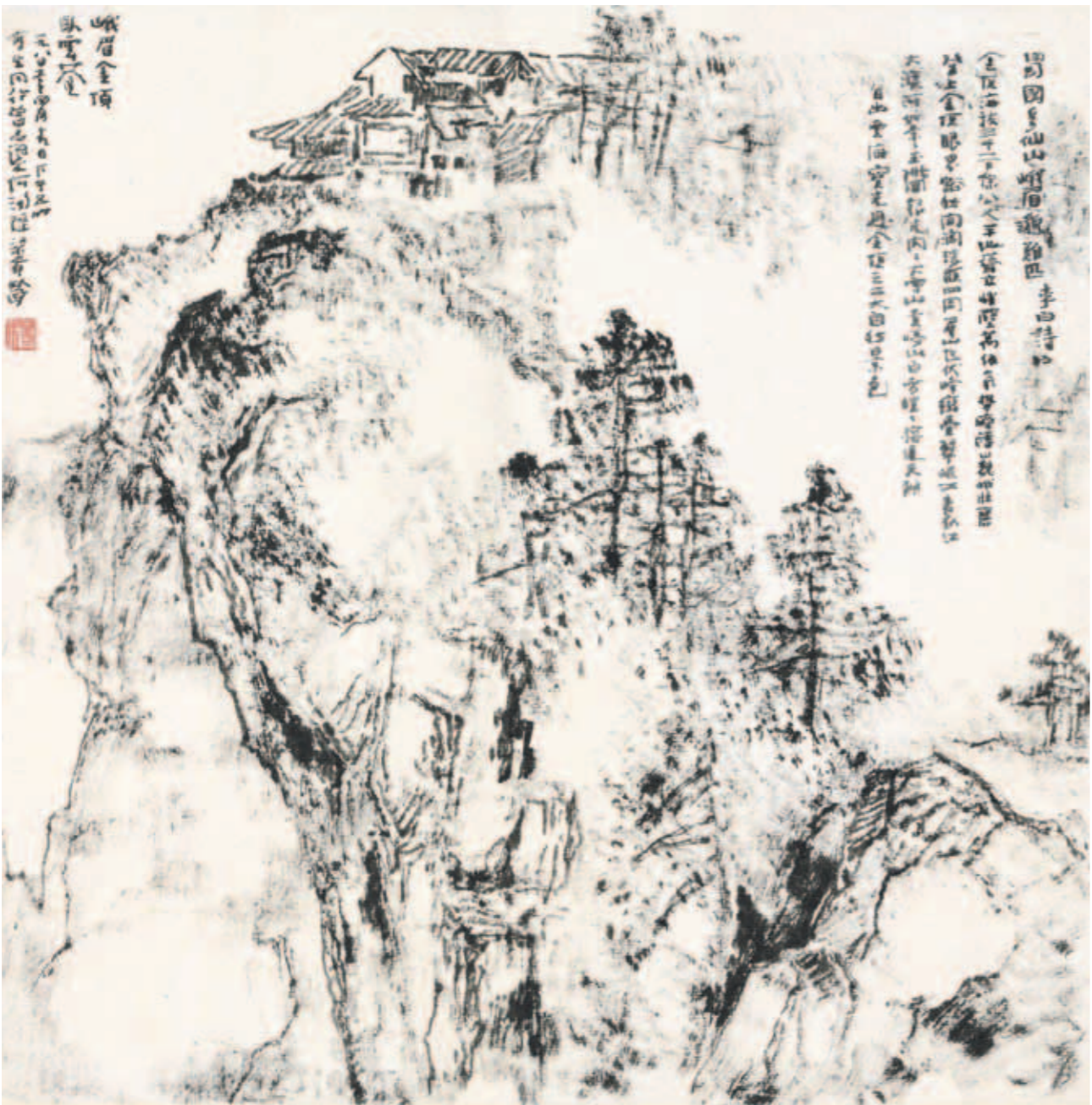


楊善深簡傳

楊善深（一九一三～二〇〇四）是「嶺南派」第二代的傑出畫家，與趙少昂（一九〇五～一九九八）、關山月（一九一二～二〇〇〇）、黎雄才（一九一〇～二〇〇一）並稱「二代嶺南派四家」。追溯嶺南派

第一代，係以高劍父（一八七九～一九五一）、高奇峰（一八八九～一九三三）、陳樹人（一八八四～一九四八）等三位出身廣東的畫家為核心。「嶺南三傑」在民國初年，標舉創作「新國畫」的口號，一方面折衷中國傳統繪畫與東、西洋繪畫，

一方面融合中國傳統的文人畫和院體畫，強調要相互截長補短，兼容並蓄；在近代美術紛紛追求革故鼎新的時潮當中，扮演了先行者的關鍵角色。楊善深籍貫廣東臺山，別名柳齋。自幼雅好丹青，十二歲（一九



楊善深 寫生冊 第四幅 峨眉金頂臥雲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四川樂山大佛實景（2010年 張志光攝）

源與拓展——嶺南畫派特展」，今年「近代書畫名品展」，復再選展楊氏的〈寫生冊〉，援以突顯華南地區近代繪畫發展的多元面向。

楊善深〈寫生冊〉，共計十幅，每幅約縱四一公分、橫四〇·二公分。入藏故宮之初，原本是猶未裱褙的散頁，裝池後登錄清冊上記載為〈四川寫生冊〉，文物統一編號是贈畫〇〇〇九八三；其實其中第六幅描繪的是昆明白茶花，更名為〈寫生冊〉，應更相宜，故展出時的品名標示已略去四川二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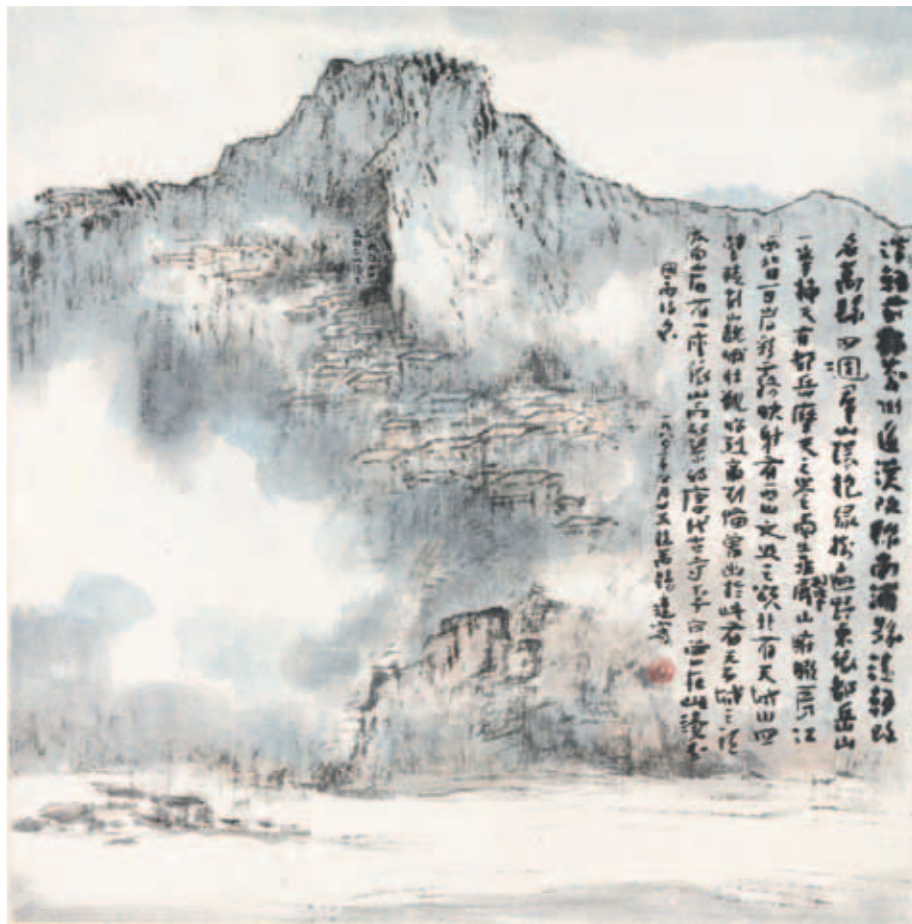
〈寫生冊〉第一幅題為〈遊萬縣唐代古寺〉（圖一），畫山河映帶，



圖二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二幅 樂山大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主峰屏立，舉凡岩巖的分披、山腰的聚落、江面的船舶，俱先用渴筆乾擦，再輔以淡墨、螺青、赭石調和渲染。落筆看似草草，整體觀之則儼然煙嵐浮動，江流有聲。

幅右方峰巒間，作長題云：「漢朝前稱萬州，後改稱南浦縣，清朝改名萬縣。四週群山環抱，綠樹遍野。東依都岳山，一峰插天，有都岳摩天之譽。南靠翠屏山，俯瞰長江。西背



圖一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一幅 遊萬縣唐代古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二四）便開始臨摹古畫。十八歲（一九三〇）移居香港，廿一歲（一九三三）在港結識高劍父，受其鼓勵，決定赴日深造。廿三歲（一九三五），入京都堂本印象畫塾

就讀，至民國廿七年（一九三八）返回香港，舉行了首次的個人畫展。中日戰爭期間，因香港淪陷，曾避居澳門，期間與高劍父、馮康侯（一九〇一—一九八三）等人成立「協社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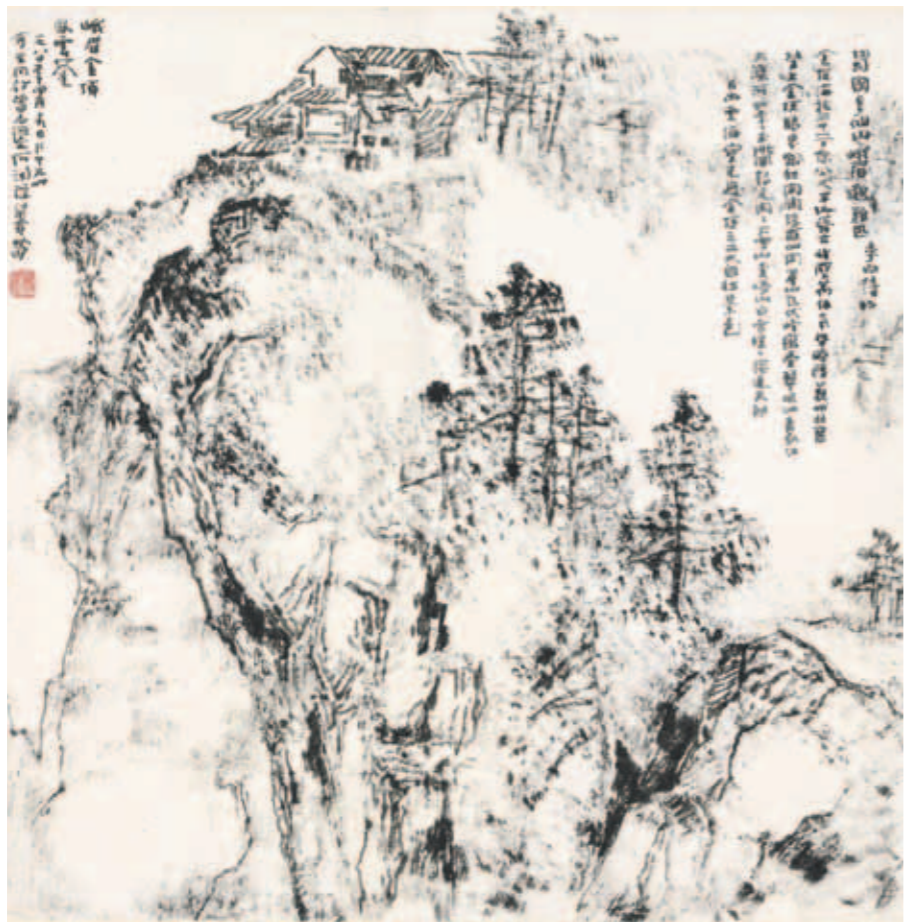
會」。抗戰勝利返回廣州，再與高劍父、陳樹人、趙少昂、關山月等人共組「今社畫會」。民國卅八年赴香港定居，一九七〇年復在港創立「春風畫會」，畫室名「春風草堂」。

一九八八年後雖移居加拿大溫哥華，但仍經常往還於港、加兩地，創作不輟。二〇〇四年逝於香港，享年九十一歲。

楊氏早年的畫風多受惠於高劍父，兩人的關係介乎師友之間。後來也受到徐悲鴻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五三）、傅抱石（一九〇四—一九六五）繪畫的影響。除墨彩、書法之外，亦擅長畫素描，喜好旅行寫生，足跡遍歷海內外各地。晚期畫風筆致細膩綿密，設色妍雅清麗，個人特色鮮明。

寫生冊

民國一〇一年十二月，楊善深家屬特別將楊氏的一批書畫作品贈予故宮，豐富了本院近現代書畫領域的典藏。其中，〈人面桃花相映紅〉已於民國一〇二年參加本院所主辦的「溯



圖五 楊善深 寫生冊 第四幅 峨眉金頂臥雲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本畫的題跋共二則，分置於左右兩側。其一題曰：「峨眉金頂、臥雲菴。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九日下午

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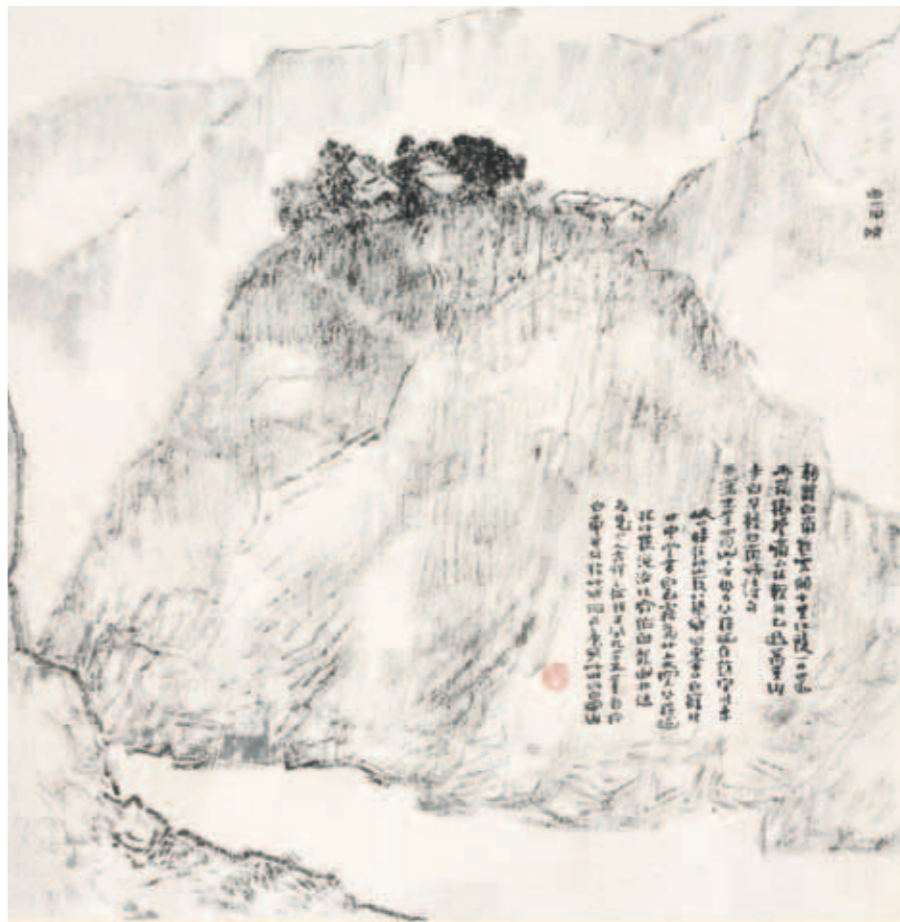
感。

主峰右方，題以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；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李白早發白帝城詩句。西漢末年，蜀地地方勢力公孫述在鎮守川東峽口時，在此山頭築城。城中有口白鶴井，井中常有白色霧氣升上天空。公孫述把此種說法比喻作白龍出井，認為是個人吉祥之征兆，于公元二十五年自稱白帝，並改稱此城曰白帝，或此山曰白帝山。」這段跋語，不獨為畫中景添加有趣的歷史註腳，亦適時填補了原本略感空闊的格局。

中葉，寺內藏歷代書畫佛經和其他文物古跡，還有宋蘇東坡真跡石刻。」

第三幅〈白帝城〉（圖四），畫題直接書於幅右。落筆之際，先用極簡的墨線，鉤畫出山稜走向，展現了

大開大合的豪邁氣象。山石紋理，則以渴筆側鋒交替皴擦，線條運用的方式，與炭筆素描頗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也是楊氏揉合中西畫法之後，淬鍊而成的現代新國畫。



圖四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三幅 白帝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一日岩，彩霧映射，有西山照之頌。北有天城山，四壁陡削，巍峨壯觀。昭烈帝劉備曾出於此，有天子城之謂。太白岩有一座依山而築的唐代古寺，李白曾在此讀書，因而得名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廿五遊萬縣速寫。」

（註一）下鈐一圓印：「楊」。（註二）

第二幅為〈樂山大佛〉寫生（圖二），畫家從正面仰角取景，大佛宛如鉅嶂般逼人眉睫，佛像的右肩上方

及左足下方，各綴以點景人物，兩者間懸殊的比例，尤其凸顯了景致的壯偉。與親臨現場拍攝的實景（圖三）相對照，本幅捨去自然林木的蔥鬱色彩，純用枯筆圈定框廓，僅在山坳處略施淡墨渲染，大量餘白的手法，益教巨佛吞吐著一股莊嚴聖潔的氣息。

本幅中的題跋，順著大佛的足部佈排，黝黑的字跡正好與峰頂的密林交相呼應。文曰：「四川樂山大佛為世界最大之佛像，倚山鑿石而成。樂山位於四川省西南部，舊名嘉定，又稱嘉州，是一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古城。青衣江、岷江、大渡河在此匯合，三面臨水，是通向川南交通要道。凌雲山聳立江邊，靠水一面峭壁上，有一座鑿壁雕刻大佛像。此座大佛高七十一米，依岩端坐，俯視三江。大佛右側絕壁上，人工鑿成九曲棧道。可從凌雲山頂大佛右側，沿著棧道下到大佛腳下。此大佛建於唐開元初年。當時凌雲寺和尚海道見江水洶湧，常覆舟溺人，為鎮壓水勢，使船安全行駛，發起修造此尊大佛，經過九十年造成。山上烏龍寺建於唐代



圖七 楊善深 寫生冊 第六幅 茶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題記共分三段書寫，由右至左，首段簡述畫家創作此幅的經過：「一朵粉紅色的茶花。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寫於昆明。此次到昆明寫生，得稿不下數十張，筆為之禿。至寫此茶花時已無尖筆，而借用希容女子之筆，然亦是禿筆。不得已勉強鉤出此花樣，無計工拙矣。善深記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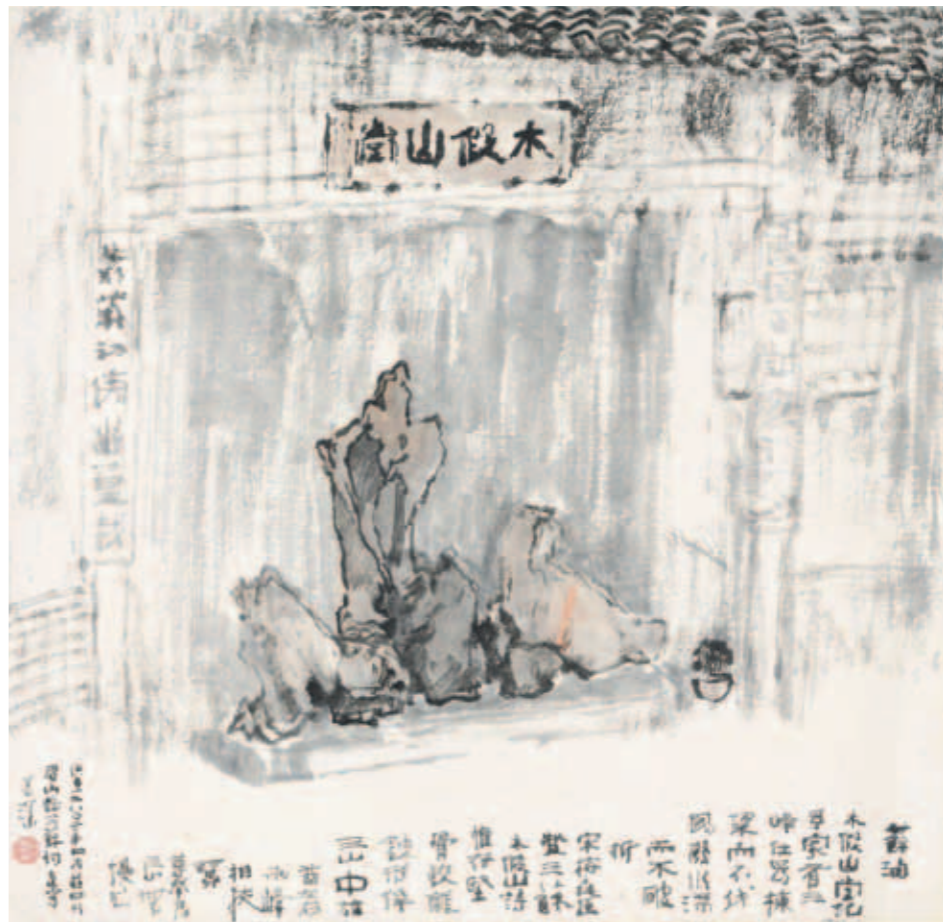
下方續談昆明的特色景觀：「昆明不但氣候溫和，而且花木繁多，素有春城雅稱。明代詩人楊慎稱讚云，天氣常如二三月，花枝不斷四時春。鳴鳳山上，蒼松翠柏，古木參天。三度天門，金碧輝煌。金殿乃明萬曆年間之巨型銅鑄，陽臺欄杆、地坪，以大理石鑲砌而成，富麗堂皇，反映十七世紀我國冶金鑄銅技術之高超。殿旁那棵古老之茶花，相傳為明時所植。春節前後開放，千花萬蕾，令人陶醉。昆明北部黑龍潭有唐代老僧道安和尚所植唐棣，此樹主根並然垂老，而支根蜿蜒橫陳，生命生（應為力字誤書）旺盛，歷一千三百餘年，仍為人呈獻著香雪海光。昆明之樹木，壽命格外長，相信氣候與雨量有

第六幅〈茶花〉（圖七），水墨速寫折枝茶花一支，花與葉均先以重墨鉤出框廓，筆鋒中屢見開叉，展現出率意、隨興的趣味，局部再用深淺墨色略作擦染，筆致同樣草草若未經

意。儘管如此，畫家在落筆之際，顯然已預備要添附長篇文字，因此刻意將茶花安排於偏上的位置，留下將近一半的空間來題記，可見出他對此作的重視。

五時寫生，同行曾志鑾、何洵瑤、梁希齡。」右方再題：「蜀國多仙山，峨眉遼難匹。李白詩也。金頂海拔三千一百餘公尺，平地聳立，峭壁

萬仞，氣勢磅礴，巍峨壯麗。登上金頂，眼界豁然開闊。環顧四周，羣山起伏，峰巒疊翠。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如条条玉帶，銀光閃閃。大雪



圖六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五幅 木假山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山、貢嘎山白雪皚皚，接連天際。日出、雲海、寶光，是金頂三大自然景色。」

第五幅〈木假山堂〉（圖六），所繪地點為北宋文豪蘇洵（一〇〇九—一〇六六）、蘇軾（一〇三七—一一〇一）與蘇轍（一〇三九—一一一二）的故居，現存的堂社建構成於清康熙年間。楊氏此作，畫三座造型肖似微型山峰的木假山安置於廳堂內，除假山和匾額有添加赭墨略施渲染外，屋宇則全部用水墨描繪，延續了畫家一貫的渴筆風格。

幅下方空白處，緣著畫意的高低，分錄蘇洵與梅堯臣（一〇〇二—一〇六〇）的詩文二則，文曰：「蘇洵木假山堂記。予家有三峰，任為棟梁而不伐，風撥水漂而不破折。宋梅堯臣贊三蘇木假山詩。惟存堅骨蛟龍鏤，形伴三山中雄首；左右兩峰相挾翼，尊奉君長無慢尤。庚申一九八〇年四月，遊四川眉山縣三蘇祠速寫。善深。」圖與文交互結合，儘管畫面略顯充塞，但並未失卻淺深有致的墨韻層次。



圖九 楊善深 寫生冊 第八幅 薛濤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里住將近四年，寫下了二百多首詩篇。為紀念偉大詩人，從北宋開始在其故居建園立祠，以後歷代都有修葺擴建，使其更加幽美。」

第八幅〈薛濤井〉（圖九），寫生地點為成都的望江樓公園。畫中除了古井與後方的建築物，似更著力於刻劃栽植在古井周邊的林木之美。畫

本幅的右方有一行字為鉛筆書，字跡淺淡，依稀可識作：「□□書與子心兄教。得見奇書手自抄。」其餘以墨書題寫的內容，誠如前述，應是抄錄自寫生現場所見到的詩句，其一為陳矩的〈薛濤井懷古〉：「無波古井因濤重，有色遺箋舉世珍；憶我清江曾拜井，今遊井上弔詩人。」下方所錄，為王建的〈寄蜀中薛濤校書〉：「萬里橋邊女校書，枇杷花裏閉門居；掃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領春風總不如。望江樓薛濤井。」右下方，再錄歐陽夢蘭的聯語：「古井平涵修竹影，新詩快寫浣花箋。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七日遊成都寫生。」

第九幅〈銀杏〉（圖十），速寫一株樹齡已逾兩千年的古木，碩大的主幹與槎桲的枝條，迎面而立，幾乎填滿了整張紙面。楊善深構圖的手



圖八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七幅 工部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末段再追記此番旅行寫生所經路線以及同行者姓名：「庚申一九八〇年四月遊昆明石林、龍門、滇池，

成都峨眉山、三蘇祠、杜甫草堂、武侯祠、薛濤井、劉備墓、灌縣樂山、青城山，重慶南溫泉、萬縣奉節白帝城、三峽，湖北宜昌、武漢等，同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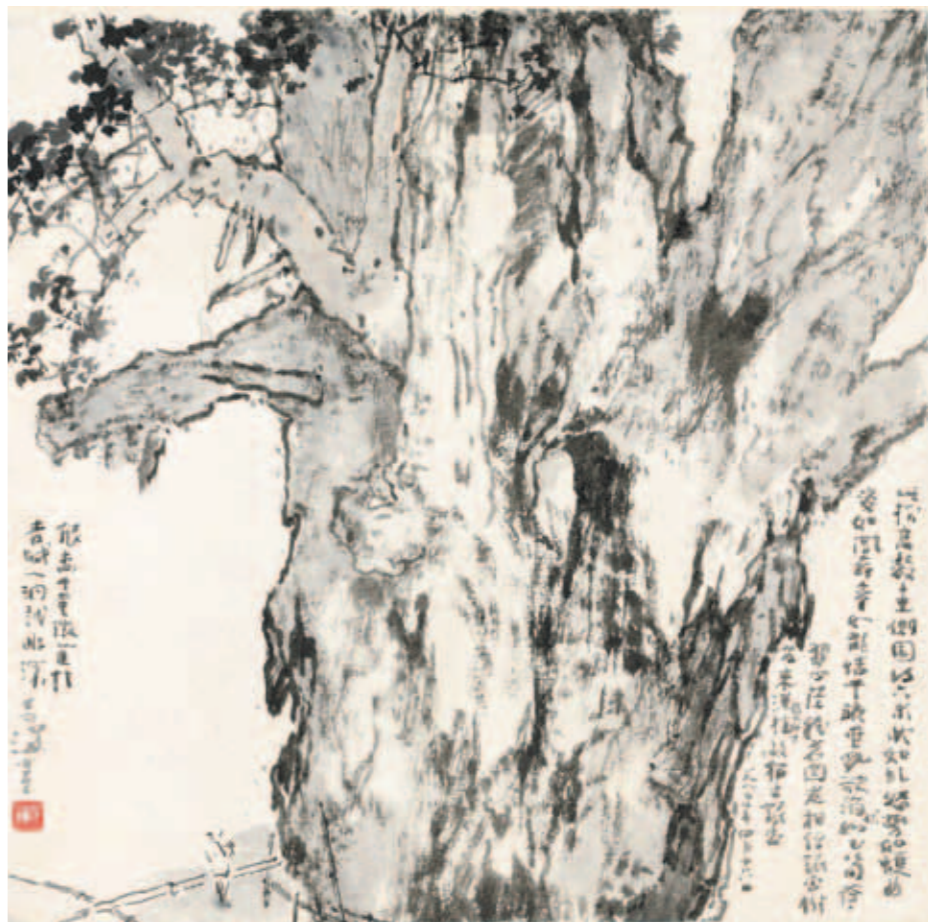
有門人林建華（下略）：「善深歸後誌之。」

第七幅〈工部祠〉（圖八）係寫生杜甫（七一—七七〇）流亡成都時寓居的舊址。幅中，一列瓦舍半隱於高樹濃蔭間，景象靜謐而幽雅。以短筆密密鋪排的屋瓦，是全作最為醒目的焦點，細審畫屋瓦所用的筆觸，隨著筆鋒中蓄墨的多寡，時而黝黑凝重、時而乾渴分岔，呈顯出豐富的層次變化。而畫周遭樹林，同樣以開岔的筆鋒肆意分披，雖未刻意交代枝榩的細節，但遠觀時卻能傳透出一種鬱鬱蔥蔥的感覺。

幅右方，分別抄錄顧復初與杜甫的詩句：「異代不同時，問如此江山，龍蟠虎臥幾詩客。先生亦流寓，有長留天地，月白風清一草堂。側身天地更懷古，獨立蒼茫自詠詩。工部祠。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七日。」幅右中段，續錄杜詩：「錦水春風公占卻，草堂人日我歸來。」下方再註記：「唐肅宗乾元二年，杜甫從陝西流亡到成都，次年建成草堂。他在這



圖十一 楊善深 寫生冊 第十幅 諸葛孔明觀星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九幅 銀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法，特別偏愛局部特寫，此畫中雖然並未畫出樹根及樹頂，觀者還是可以感受到這株參天古木磅礴的氣勢。

本幅左方錄沈鈞儒聯語：「銀

杏千重微道性，青城一洞試幽深。善深寫生。」右下方樹隙間，再題寫：「此樹高數十米，側圍約六米，狀如虬怒，勢如蛟曲，姿如鳳舞，氣如龍

人莫不如此。

楊善深〈寫生冊〉中，透過「擦多染少、墨甚於色」的個性化筆調，

除了成功掌握住寫生對象的特色，更因添附在作品裡的大量文字，傳遞出豐富的畫外意。這類寫生作品，已不

蟠。千液垂乳欲滴，狀如玉筍。蒼翠四蔭，雅若圖卷。相傳銀杏樹為東漢張天師手植，故稱古銀杏。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。」

第十幅為〈諸葛孔明觀星亭〉

（圖十一），觀星亭位於白帝城武侯祠外，亭呈六角形，飛椽翹起，造型別致典雅。本幅除了左半邊為觀星亭的速寫外，幅右方另用渴筆空鈞一尾魚，以及一尊孔明造像。畫中題記洋洋灑灑共十數則，分散在紙張餘白處，內容或為單句，或為聯語，書體亦不一，應屬畫餘即興抄錄旅遊所見古詩，本文遂不逐一細載。幅左下角款署：「諸葛孔明觀星亭。庚申善深。一九八〇年四月廿六。」

小結

在二十世紀中國繪畫相繼求變的時潮當中，寫生觀念的重新被強調可謂為重要核心，尤其是曾經留學海外的藝術家們，更將西方著重量體的素描手段融入國畫，衍生成有別於傳統線性藝術的嶄新面貌。藝壇一時俊彥，諸如高劍父、高奇峰、徐悲鴻等

僅止於速寫草稿，而是更接近完成度很高的書畫合璧了。

反觀第一代「嶺南三傑」的寫生觀，主要是以形傳神，追求色墨皆美，彩繪斑斕的視覺效果，楊善深雖然也擅長嶺南派特有的「撞水」、「撞粉」技法，但最能凸顯其個人特質的作品，仍屬以渴筆重墨做點、畫、擦、染所完成的一型。此次在「近代書畫名品展」所陳列的〈寫生冊〉十幅，完成時間均為一九八〇年的四月天，正是萬物欣欣，草木華滋的季節，楊善深此冊，能以自家之法，記錄春遊見聞，縱然是以墨代色，又何妨以「渴筆下的春天」名之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註釋

1. 楊善深〈寫生冊〉的題跋釋文初稿，收錄於「數位典藏知識庫整合型系統」，撰文過程中，承蒙書畫處同仁何炎泉一同協助校正，謹申謝忱。
2. 本冊各幅均鈐有「楊」字印，或圓或方。